

世相百态

重返“天真”

冯冰文

女儿出生满百天,妻子提议正式拍照留念,网上一搜,各路视觉工作室、影楼旗舰店的“亲子写真”产品扑面而来,任君挑选。

我说,都不要,去天真照相馆拍。照相馆?有没有搞错?没错,我说的是杨树浦路上的百年老店——“天真照相”。

初次邂逅是在1983年。那年春

节,父母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风尘仆仆回到上海。父亲原是上海五一电机厂职工,“文革”前被派往四川军工单位“支援内地建设”,辗转数地后,安家落户在江苏仪征。这次回沪,一是为了在杨树浦路老宅里与奶奶团圆,二是为了带我去天真照相馆拍百日照。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生活还很拮据,交通也极为不便,久居外地的父母能带我到上海的照相馆拍照,这在当时绝对是件颇有“腔调”的事。

对于那次摄影,我自然会有什么记忆,但从从小到大,父母曾屡次打开一本黑色卡纸相册,神采飞扬地请客人欣赏我“在上海拍的”百日照。小小的3寸黑白相片,右下角印着“上

海天真”四个花体字,这是父亲用浓浓乡愁为我写下的人生注脚。

1992年春节,我照例回杨浦老宅过年。上世纪90年代初的杨树浦路一派兴旺发达,沿街万人大大厂林立,机器日夜轰鸣,浩荡的自行车大军川流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制皂厂独有的檀香味。凭借数十万工人在周边生活的优势,彼时的天真照相馆生意极其红火,逢年过节更是门庭若市,尤以精良的儿童摄影技术远近闻名。记忆中,在父母的陪伴下,经过漫长的排队等待,通过照相馆师傅一番熟练老道的摆弄,我身着当时风行的立领皮夹克,手托一只彩色皮球,在“天真”留下了自己十周岁的生日照。

大学毕业后,我回沪定居,历经求职就业、结婚生子。我在变,时代也在变。

如今,数码相机、智能手机铺天盖地,拍张照片就像喝水一样稀松平常。尽管如此,我还是期望能和父母一样,带孩子去照相馆拍生日照,把这项“家庭仪式”传承下去。

而今徜徉在杨树浦路上,沿江工厂仍绵延不绝,只是不闻机杼声,更不见潮水般的工人队伍。天真照相馆静静伫立在街角,店面由鼎盛时期的三开间变成了现在的一开间,当年排队拍照的盛况早已被时间尘封,成为传说。

抱着女儿推开吱呀作响的店门,

狭长的红木扶梯,斑斓的花窗玻璃、皮质泛黄的玩具铃鼓、市面难觅的老式木马一一映入眼帘,一段斑驳岁月被重新开启。

点亮暖黄色的伞灯,六十开外的店主一手握持相机、一手摇动铃鼓,用传统老派的方式逗弄着女儿。柔光灯下、布景板前,34年前父母怀抱着我,34年后我抱着女儿。岁月流转、物是人非,照相馆里的光影故事还在延续。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杨浦记忆

传单

上海机械学院附属子弟小学旧事六

王卫文

文革初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教学楼拿到一张学院造反组织印发的传单交给父亲,看到他认真阅读的神态,我想到是每天能给父亲看到形势信息,对他站好“革命队伍”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文革期间,只要是有人人的地方就会有三派,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

为了父亲,我开始收集传单。经过“勘探”,传单主要是来自教学楼。机院的教学楼是一幢宏伟的大楼,共有六层,是整个学区最高最大的楼,竖立在学院的中心地带,楼底层有一

个大厅直通前后门,前门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广场,两边是画报廊,广场前就是那条贯穿整个学院的中央大道,眼力好的人可以从机院大门一眼望到江边的围坝,那时候还没有毛主席像。大道两旁原本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大厅的后门直通向大操场,楼的顶部就是学院最重要的核心部——广播站。

那时我每天游荡在教学楼附近,大厅门口挂有各个造反组织的报箱,报箱还上着锁。他们会把相互传递信息的传单放入报箱里,等他们走后,我就会用一小筷子把传单给钳出来。还有,就是在顶楼的广播站,经常会有造

反派的人撒传单。有一天,我发现有五颜六色的传单慢慢漂浮下来,眼看就要落到地面。我刚要“出击”,突然冒出很多小孩从四面八方奔过来疯抢,原来他们也早就埋伏在周围,不到几秒,地上看不到任何纸张。

家里地方小,没有多余的写字台,父亲就把缝纫机当作台子,放上台灯,每天晚上会把我收集的传单认真阅读,并且按类别摆放,在阅读时候的表情也不一样,有时脸上带点严肃,有时会微笑,还有的时候会增添愤怒的眼神。

当时的印刷传单是很简陋的,我有机会看到过印刷传单的全过程。造反派,其实是大学生,他们先用刻字笔在刻字钢板上慢慢地刻,不能用力过猛,要是把蜡纸刻破了就当场报废,重新再来。排版刻字完成后,要把刻好的蜡纸轻轻敷在用木框围成的网罩上,下面放上传单纸,用一把涂有黑墨的滚筒在网罩上均匀来回地滚动几

下,再掀起网罩,一张传单就印好了。

我喜欢闻裹着油墨香味的传单,更喜欢传单上端正的仿宋体和画有各种图案的风景及漫画。

传单后来越攒越多,处理传单成了件很棘手的大事。大家知道,传单上经常印有伟大领袖和重要指示,传单处理不好被人举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记得,有一小同学就是因为看到天上飞着一架飞机,说了一声“这好像是国民党的飞机”就闯了祸,连累家长。所以一定要千万小心、慎重,我们家最后是怎样处理这些传单的呢?我想都已经过去的事,还是把它作为秘密吧。

传单处理也有胆大的人,我有这样一位同学,他们家就把传单看得很随意。有一天,我到他家去玩,发现他家又多了一个米缸,他要我手提一下米缸,啊,分量好轻,他神秘地笑笑说:“这全是用传单纸做的。”我问:“这是怎么做的?”“那要问我妈了。”同学的

母亲我很熟悉,她最喜欢就是有同学到家里玩,是一位爱热闹的慈祥母亲。她告诉我做米缸的过程:先用大脚盆把传单泡透两星期,用脚盆?胆子真大,也不怕举报,等都泡烂后成为糊状,放进化学浆糊再调和,拿出一个现成的米缸做模具,然后用手把纸浆(纸浆的粘度是做好产品的关键)一层层涂满在模具上,等风干了,再一层涂一层,所以要用上好几天的时间。纸浆涂到一公分左右的厚度就算完成,然后拿到房屋外自然风干,最后抽出米缸中的模具,再次风干,一个轻巧完整的米缸就做好。真神了,多么有智慧的母亲!

文革不断深入,又掀起了一个更大的运动,号召要开展一场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阶级敌人运动。那几天,我感到风声不太对,家里传单也越堆越多,父亲也停止了阅读传单,经常看到他在窗前沉思,话更少,我也不去拿传单了。

诗抒胸臆

凤凰台上忆吹箫 夜游西湖

冯如

珠彩纷燃,柳风披拂,环湖别有良辰。正水晶宫冷,宝雀舫巡。星落招提似梦,浮影处、翠带金林。人间地,烟花万种,却恨归春。

纷纷,巧莺细燕,来聚舞轻寒,去又无痕。剩半陂幽静,聊遣吾身。停棹奔流依旧,澄月外,徒忆嘉宾。能何日,尘劳放低,再叙清尊。

杂感与收获

郑若芬

读书沙龙诗友迷,
晚晴生涯情所系。
雅趣只合幽人赏,
春风笑语萦耳际。

品诗有味解世情,
春秋笔墨天地惊。
饮酒未醉诗醉我,
千载烽烟心底明。

切磋交流萌情思,
从头越步不为迟。
无限香妍扰在身,
推敲琢磨又一诗。



明媚 ■黄伟勤

岁月悠悠

想念徐叔

狄火勤文

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总会惦记着五十多年前那些爬满篱笆的丝瓜花,而且一定会想起徐叔来。

49年上海刚解放,父亲就把母亲和我们接到了杨树浦路定海路的筒屋里,几年后我们搬进了长白一村的新工房,从此与徐叔家成了邻居。

徐叔比父亲小几岁,好像是坐办公室的职员,父亲则干他的七级钳工。

大概是61年开春吧,自然灾害的影响正日渐显现,连花菜的老叶、豆渣也要凭“菜卡”供应。后来党和政府想了个办法,号召大种“十边”(河边、路边、屋边、沟边……),解决锅里碗里的困难。

徐叔家先带着老婆儿子在屋山头的空地上刨开了。母亲好奇去问了,才知道准备各种菜吃。我们家可不缺人手,只是不知怎么搞,连把锄都没有。徐叔知道了,就抽休息天回了趟乡下老家,带给我们一把锄和几包菜籽,并将那块空地一分二,让我们种离大门近的那块,这一下让我记住了他的善良。

这空地原先是造工房时堆砖石的,一锄头下去直冒火花。于是就学徐叔的办法,菜刀撬、手指抠,先把表层的碎砖石清除掉,这开头真难呢!当锄头终于见到软土时,才感到土层是多么亲切。徐叔教我们分垅,赶在下雨前播下菜籽,又让我们去捡树枝竹条围篱笆,连父母下班一路上也捡。大约十天,咱们两家连成一体园子就像模像样了。

徐叔见我每天去看出苗了没有,笑着说:“不急!要一星期呢。我们还得各家挖口井,天天要浇水的。”我们学着徐叔的样,在地上划一个

圈,我和父亲轮流着挖。徐叔说过:必须一口气挖到一人深,不能过夜。黄昏前,徐叔家先完工,就过来帮我们挖。终于听到徐叔在井下喊了一声:“行了!”我们赶紧拖他上来。他也不吃母亲递上的面饼,像新闻发布官似的说:“明天一早肯定见水。”

第二天清早,清澈而安静的水果然在井底汪着。我当时想:这井水不是大地母亲身体里的血脉嘛,只要你需要,它总会给你的。所以我后来见到乡村的水井,总怀有一种深深的敬重。

反正没多久,我们碗里就有菜了。当丝瓜花开过不久,汤里就有丝瓜了。徐叔家的孩子原先老喝酱油汤,脸都肿了,现在也欢天喜地地吃着新鲜蔬菜。在那个物质很匮乏的年代,也挡不住这份快乐。

那时的菜园,就像花园一样美丽,绿油油的菜叶、浅紫的茄子花、金黄的丝瓜花。更可爱的是不知从哪儿赶来的青蛙,在我们的井里安家了,半夜清晨叫得欢。

有一天,徐叔跟我父母说,他准备带全家回乡种地去了。那时鉴于困难的形势,政府鼓励配偶在农村的职工回乡务农,发给安家费。这时我才知道,徐叔是共产党员,他是带了头的。他家夫妻同厂,不在动员范围,可他决定回乡去。徐叔把他那块地交给我们,说荒了挺可惜的。徐叔当时这个决定是多么沉重啊!却举重若轻,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走了。

我在徐叔留下的园里徘徊,望见那高高的竹排上,丝瓜花正开着它最后的几朵,仍然开得认认真真。这花原本属于乡村,是徐叔把它带到了我们。它让人想起刚过去的岁月,徐叔怎样带着我们去接近泥土和根,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深秋里随和地开着的丝瓜花啊,让人咀嚼不尽它的美。

五十多年过去了,徐叔如健在,应该是百岁老人了。